



遥远的姑姑

□申军燕

出租车停稳，紧绷的心也终于放下了。我们下车后，我微笑着掏出三百块钱，透过车窗递给司机。司机却愤怒地瞪着我爸：“给我五百！”

这不是坐地起价吗？我沉着脸，凑上前去就要和司机理论，却被我爸拦了下来。他又从衣兜里掏出一百块钱，笑着对司机说：“大过年的，给，四季发财！图个吉利！”

司机听到这话，从我爸手里接过四百块钱，言语犀利地说：“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大过年的，把一大家子人，带到这个地方？”

司机说完这话扬长而去，而这时从远处传来几声“舅舅、舅舅！”打破了刚才的尴尬局面。

我转头看向远方，只见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向我们这边快步走来。

她走到我们眼前，热情地拉住我爸的手，显得格外亲切，她笑容灿烂，犹如满园桃花。

我媳妇儿悄悄问我：“这谁啊？”其实我也不认识。出于礼貌，我喊了一声姐。这时，我哥的车也到了。

一阵寒暄后，她指向对面村庄说：“我娘早就在村口等你们呢。”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有一百米远，不过得走过五十多米宽、满是鹅卵石的一段水沟。水沟虽宽，溪流很小，一个跨步就能跳过去。

走到一半，我哥凑到我身旁，似笑非笑地问我：“一路上，你害怕了没？”

听到我哥说这话，我哈哈大笑一声，反问道：“这有啥害怕的？”话虽这么说，但一路上还是担心得要死，神经紧张的，到现在还没有缓过神来。

我哥抓住我的胳膊说：“拉我一把，我的腿到现在还在抖！”

我回头看向我们来的路，不由得感叹：大过年的，不在家待着，全家十一口，来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这要是出点事，可怎么办？

这事还得从农历正月初三早晨说起。那天，我哥家五人，我家四人，围坐在火炉旁，吃着早点和我爸妈聊着闲话。突然，我妈郑重其事地说：“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有时间了，我想和你爸去你姑姑家转转。你姑姑八十多岁了，见一面少一面。”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大伯、二伯去世多年，而我这位姑姑，我妈不提，说句大不敬的话，早抛在了脑后。我最后一次见她，还是在十多年前。

我哥随口问道：“去我姑姑家开车需要多长时间？”

“听他们说，自己开车的话，三四个小时！”我爸抢先回答。

我哥一听，三四个小时，他说道：“我以为有多远呢？就三四个小时。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去，我去开车！”我哥说完这话就要去开车。

我虽然没车，但可以包车去。

我一年四季在外打工，过年回家就几天时间，去我姑姑家，等于带着老婆孩子旅游了，我也赞成。几个孩子一听要出去玩，更加兴奋。全家人简单收拾一下，就这么出发了。

沙湾镇到陇南市半小时路程。到市里后，我爸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虽然没去过，手机定位一查，两个多小时路程，三百元的价格他欣然接受。

谁能想到，出租车在行驶的路上，不是爬坡上坎；就是在急速下坡路上提心吊胆；出租车一会儿行驶在山梁上，两边是悬崖峭壁，让人手心出汗；一会儿行驶在蜿蜒盘旋的灌木丛，让人心惊胆战。大多数路面狭窄，有些路段只能过一辆小货车，更让人担心的是，遇到沟渠处，必有水流，因天气寒冷，路面结了冰，时不时地路面打滑，让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出租车行驶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出租车司机一路抱怨，后悔为了三百块，走这玩命的命。我哥也没好到哪里去，他车上坐着他们全家五口，外加我妈六人，全程手心都是汗，就怕有个闪失。

还好，在下午两点多钟，安全到达。

我们全家十一口，走过宽宽的河沟，快到村口时，见不远处有一位老人，带两个不大的小孩。这位老人看见我们后，她的手上下拍动，笑得合不拢嘴，还一直说：“呀！我的亲人来了，我的亲人来了！”这位老人就是我的姑姑。

正月初三，有远客而来，她肯定高兴。她笑得像个孩子，走路更加有力，看上去也不像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她见到我们后，激动得都不知道拉谁的手，或者给谁一个拥抱。我只看见她眼里泛起泪花，用袖口擦了又擦。

随后我们全家跟随我姑姑，去了她家。在路上，我姑拉着我大嫂的手，一直不肯放下。大嫂却随口问道：“姑姑，你年轻时咋想的，走这么远？你就是

嫁到大城市也好啊！现在坐高铁一会儿就到！”

我听出我嫂子的意思了，这也是我想问的，我们沙湾镇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就是姑娘远嫁，也得选择嫁到大城市，最起码嫁到交通便利的地方，我姑姑为什么会选择嫁到交通不便的深山？

我姑姑听到这，哈哈一笑，并没有回答。我却说：“因为我姑父当年帅气，有本事啊！”这句话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随着笑声，我们全家走进了我姑姑家。他们家已经聚集了好多人，我姑姑一一介绍，尴尬的是，都是孙子重孙辈，比我岁数大的都叫我舅舅。身份卑微的我，在我姑姑家第一次感受到了当长辈的滋味。

一阵寒暄后，全家人坐定，大人们聊起了陈年往事，孩子们绕膝奔跑打闹。突然，我哥大吼一声：“别吵了！”

五六个孩子，听到这一嗓子，愣在了原地，厅堂内瞬间安静了。随后，我哥瞪着眼，扫视了一圈。只见我家两姑娘默默坐在了沙发上，我哥家小儿子，臊眉耷眼，钻进了我妈怀里。

我妈瞪了我哥一眼，然后从裤兜掏出几十块，分发给这一群孩子。孩子们见到钱，撒丫子跑出了客厅。

这时，我哥追问道：“姑姑，你刚才说了个啥？你当年和我姑父一人背了一百斤粮食走到了我们家？”

开车都得翻几座山越几道岭，人背着粮食走到沙湾镇，谈何容易？

我姑姑却平淡地说：“那时候没有车，你姑父听说我娘家没粮食了，我和你姑父就背了两袋子粮食走着去的。当年我和你姑父走到武都，怕路上有人抢粮食，等到天黑才走的。”

“那是啥时候的事儿？”我好奇地问。

“六几年吧，我也记不清了！”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个年代，能拿出来两袋粮食接济娘家，已经很不容易了。能背着两袋子粮食，走这么远的路，说明当年我姑姑家生活条件也不差。

没过一会儿，饭菜熟了。当一盘盘菜端上桌时，我被惊艳到了。鸡、羊肉是自家喂养的，有嚼头；猪肉是自家喂养的仔猪，梁上挂了几个月被熏干的腊肉，味道很不错；蚰蚰菜、车前子、黄花菜、苜蓿，这些野菜在市场上价格很高，尤其是蕨菜是我的最爱，避免不了多吃一点。

姑姑见我一直夹蕨菜，她说：明天让我拿点。我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回答，毕竟在我的认知内，这种野菜很难得，没想到我姑姑却给我拿了半编织袋。晚上和十几位我姑姑的孙子重孙们举杯畅饮，不由得感叹，我姑姑多子多福，家里人丁兴旺。

第二天早晨，站在我姑姑家门外院落，看着五六只自由漫步找食的鸡，听到猪圈内哼唧、呼噜、呼噜噜的声音，树上麻雀叽叽喳喳，远处的狗朝我汪汪叫几声，给我打声招呼，瞬间我感受到了田园生活的美。这时，一只公鸡昂首脱离鸡群，它走到矮墙下，扇动了两下翅膀，跳上矮墙，阔步走到墙头，抬起凤头：“咯咯咯”，尖锐响亮。公鸡身上长满油亮的花羽毛，像披着一件锦衣，走路雄赳赳气昂昂，那威武的样子，把一家之主的权威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向四周，这个村子被大山包围着，四周的山上又被树木覆盖着，山脚下溪流长年不断，如果是夏季，这个地方肯定很美，我好像有点喜欢上这个地方了。

突然，我想起我爸昨天说的一句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管是什么年代，守着深山饿不死人。

我好像有答案了。我知道我姑姑为什么当年会跟着我姑父来到这了。

我姑姑年轻时，我们沙湾镇人多、地少，每家每户分的粮食也少，全家人累死累活在庄稼地里刨食，还吃不饱。那时候，年轻姑娘择偶标准也很简单，只要能吃饱、穿暖，就是好生活。

当年我姑父就能满足这些条件，所以她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这里。这就跟现在的年轻姑娘择偶标准一样，得有车有房，有稳定收入，就是好对象，如果再加上有钱，那更好。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我姑姑后悔过吗？我想会，她后悔的只是远嫁他乡，没有一个亲人在身旁。不过，人生的路没有对错，她的路是她自己选择的，她也坚强走了下来。现在的她健康长寿，儿孙满堂，就是最大的幸福。对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一生是苦是甜，已是过眼云烟，只是经历罢了。

（作者系重庆某公司外派江苏务工人员）

牙比人先回家

□张春燕

“接，接，接，不接也得接……”来电铃声急促响起，且一遍遍循环。这是罗马的清晨6点多钟，国内的中午12时许，刚刚被手机闹钟唤醒的旅行社领队小黄拿起电话，就听到电话那端的哭泣声：“小黄，我爸爸怎么了？”小黄一时没回过神来：“你爸爸？他在呀，我们昨天刚从法国过来，明天的航班回国。”

“可是……可是……”那边的哭声停了，但还有阵阵抽泣，是一时没有刹住车的尾音。

“可是”了好几声，对方终于说出来：“我们刚刚收到我爸的假牙，都以为他出什么大事儿了啊！”

“这样啊！”小黄也跟着松了口气。

确实，这是电影中绑匪常用的手段。8天前，随旅行团在比利时游玩的67岁的王先生，将全口假牙掉在了酒店。待他发现时，车已驶出50多公里。

王先生只好求助领队小黄。

让全车人跟着倒回去拿假牙，显然不现实。小黄只好联系酒店，假牙很快找到。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用国际邮件寄回家，这样王先生一回家就可以用上假牙。经查询，邮费要500多欧元，折合人民币4000多块钱，王先生咬了咬牙（其时已经无牙可咬），狠了狠心，付了钱。

这就出现了牙回去了，人还没有回去，让人担忧哭泣的场景。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老屋对面一架坡

□梅万林

老屋对面一架坡，白亮亮的像一架梯子斜斜地挂在山上晴天已很高大，雨天更觉森然鸟儿飞过的时候，蚂蚁也在努力爬行只有母鸡最为聪明吆喝着一大群儿女左右散开就是不肯向上迈进一步

父亲不是愚公，搬不走一座山弯腰挑着粪桶一级一级挪动我也不是愚公的后代挖山不止在与之相处的十九年里这架坡一直都比我要高很多

还是老屋有足够的耐心从土墙变为砖墙，从平房跃升为楼房老屋巍然屹立，根基始终不动大概它们之间已然达成一种默契站在彼此的对面，对饮即为三人

谁曾料想老屋也有墙倾顶歪的一天昔日的伟岸已经枯萎矮去而对面的坡路却被野草遮蔽了台阶白亮亮的身躯刹那间剩下绿油油一片到底是老屋变老了，还是坡路变年轻了看来，在时间面前，谁也不是主角（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文旅委）

